



星空下的咖啡馆 ☕

菊开那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星空下的咖啡馆

菊开那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空下的咖啡馆/菊开那夜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02-008080-9

I. 星… II. 菊…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3320 号

责任编辑:文 珍

特约策划:徐曙蕾

装帧设计:董红红

星空下的咖啡馆

菊开那夜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90×1210 毫米 印张 6.75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080-9

定价:20.00 元



我也不想这么样	001
连一个拥抱都不曾有	010
红白玫瑰	020
桃红的爱情事件	029
宝莉的终极梦想	039
亲爱,我带你回家	049
芭芭娜的烈焰	058
星空下的咖啡馆	069
充满倦意的羽毛	083
倒数	097
走卒	106
他不爱我	123
危险的齐柏年	131
凛冽之冬	142
灰色坚核	161
姚黄魏紫	182
美丽烟火与黑白默片	199

我也不想这么样

是我爱上他，情愿为他四分五裂，我知道，他不受束缚，或者说，我不是束缚他的那段绳子。虽然彼此不言不语，可我知道他在悄然离去，这种感觉夜越深，越明显。

明显得让我悲哀又悲哀。

和阿啼一起去唱卡拉 OK，阿啼厉声尖叫，声音连绵不绝地炸开。红的光，绿的光，直朝脸上扑，阿啼的脸变得很古怪。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李纹的《滴答滴》，还在狭窄的空间里学着屏幕上李纹的款摆，身体不停在我面前晃动，如水蛇般。

我忍不住发出抗议，但声音太低，连我自己都听不见。我失语了，整个世界只有阿啼的声音。我蜷在黑皮沙发里，一瓶又一瓶地喝着，酒在容器中，我在泪中，满脸都是阴影。

A 城经常下雨，这个春天也如此。半夜，我和阿啼扶醉而归，她喝得比我少，醉得却比我凶。只是她的声线仍不显疲累，站在路边，她拼命招手，而那些忙碌的车子只是漠然飞过，溅起层层水花，落在我们的裙边。阿啼半靠在我身上，握紧拳头，开始骂人，骂什么我听不清。

我的灵魂飘得很远，回不来了，像一个空心人，站着，等着，眼神寂灭。

是凌晨了，我去了阿啼的家，把她丢上床，自己摇摇坠坠找酒喝。一室灰暗，不知道阿啼是为了追求情调，还是省电，灯光竟如豆，小小的一点光亮，凄凉得朦朦胧胧。

没奈何，我抓起案头的一包烟，用力地抽了起来。尼古丁，杀死我吧，我嘴里叼着烟，双手攥紧头发，尼古丁杀不死我，我这么一个健康的女人，如果想要突然死去，除了自杀，没有别的出路了。

可是生与死的一瞬间必是极痛楚的，我深知自己还没有积蓄足够的勇气。我死不了，冷清清的，想到这句话，整个身子软塌塌倒在地上。

阿啼睡得香甜，身上笼罩着浓郁的酒味，但唇边还有美梦的痕迹，平静的面容，没有一丝怨怼，某一瞬，我产生了幻想，眼皮一跳，我害怕这是遗容，她再也醒不来。

她半年前，刚从一场煎熬中凤凰涅槃。她说，再没有人能伤害我了，按了按自己的心，说这里，没有钥匙了。

她不哭，像一尾失水的鱼。我想尽管如此，她还是缓慢地老去了。那个男人重新回到家里，得到妻儿的热烈欢迎，继而，纪念十五年婚庆。

场面很盛大，我和阿啼站在酒楼的外面，看里面人头攒动，推杯换盏。阿啼穿着黑色风衣，更衬得肌肤胜雪，她盯着里面的那个人，和他臃肿的妻。

小心，你看，我输给了那个四十岁的女人。

不是，你只是输了你爱的男人。

阿啼凄楚地看我一眼，然后将手插在口袋里，小心，我们走吧。

我们去了一家美发屋，阿啼坐在转椅上，要求美发师剃个板

寸。美发师下手时，非常犹豫地问，小姐，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斩断三千青丝，连旁人都觉可惜，那样好的发质，握在手里流泻一片。

阿啼简洁地重复，板寸。没有一点表情。

出来时，我对阿啼说，没意思。

什么？她侧过头。

剪发这种事情没意思，什么断发明志，什么从头开始，我说，完全没意思。

路边正好是一家卖珍珠奶茶的连锁店，牌匾上龙飞凤舞地写着有意思三个字。阿啼买了两杯，将巧克力味的递给我，给你一点意思。

生活真是没意思。

那时，我已经隐隐觉得这样下去不对，我是说，我和孙树北，但我做声不得，一切只停留在微微的忧郁里。看他笑，看他沉默，看他睡，看他说话，看他电话，看他关门，看他，我这样地看着他，观察他每一个表情。他在我的生活里。

《美丽人生》里，木村拓哉向常盘贵子求爱时，就用了这句台词——我对你，有点意思。

孙树北，请允许我如法炮制。

我们相识在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有一张英俊的脸。我恨自己那么肤浅，对你的外表迷恋忘返，然后爱屋及乌地爱上有关你的一切。

爱。

在黑漆漆的夜，我投入你怀，我说，只是这样。

你说，哪样？

我说彼此都是自由的，不要任何可能的羁绊。

孙树北，你看，这一切正中你下怀。在没有光线的屋子里，我触摸到你唇角边的笑意。

我兀自对阿啼颂扬这种简洁的关系，多么好，没有纠缠，就不会有摆脱，这样的关系，不会令男人觉得压抑，也就更容易实现天长地久。

阿啼不置可否，只是吸手里的烟。她戒了爱，却上了烟的瘾，她需要握住一点东西，才不会两手空空。

阿啼的康复长达半年，在那段日子里，她果真再也没有找过那个男人。倒是他好几次致电来假惺惺地叹惋，阿啼不耐烦听这些，把电话搁在熨衣板上，任男人滔滔不绝地独自追悼他们曾经的美好时光。

阿啼，你不再爱他么，一点都不了？站在阳台上，我好奇地问。

还有这么一点，黄昏的风里，阿啼举起右手，拇指弹了下中指，所以，她顿了顿，我要离开 A 市。

我们去庆祝，也许更确切的是饯别。打车去飚歌城，她唱滴答滴，唱得走火入魔，而我麻木地将杰克丹尼灌进肠子，我需要一点醉，忘记真实的痛。

我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我跳下了一个陷阱，只有一小片蓝蓝的天，曾经，我以为得到了自由，如今，方知竟是桎梏。

而他，孙树北，是那个系铃人。

在短短半年里，他的风流史浩浩荡荡，没有一丝要浪子回头的意思，并且，他几乎不骗我，和我一一坦白绯色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就像我们预先设定的那样，我表现出了宽容与无谓，甚至怀着善意点评一番，还指着某些照片说，这女人不错，加油。

多么像伟大的萨特和波伏娃。

他都不瞒我，费小心，你还要怎么样，我掐自己手臂，哭得红了眼睛。他不瞒我，是不愿意，还是不屑于，或者，根本就是懒得瞒。他不在乎我何种态度，不在乎就是不关心啊，不爱啊，费小心，你应该明白，你不是不明白，你这个傻瓜，你还要站在原地自欺欺人多久呢。

一瓶一瓶的酒都空了，我埋身于这个夜，埋身于阿啼掏心挖肺的歌声里，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

阿啼走的那天是一个灿烂天气，在冷气太足的机场，阿啼拉着我坐在角落里，背后是一大块落地玻璃，阳光热辣辣的。机场的上方悬挂着无数下垂的长灯，阿啼问，像什么？

我的想法开始朝淫秽的方向走，阿啼却在边上低声说，像针呢，那么密密麻麻地，要扎进心里。

阿啼到底没有哭出声，只是安静地淌泪。换了登机牌，在安检的门口，我们拥别。

你要好好的。

你也是，好好的。

我们徒劳地重复这样无力的话。

阿啼的头发已经齐耳了，她转身走了，走出了我的视线，这一走，就是今生，就是永诀。

眉目将要破碎，再没有笙歌可以听。

我又回到飏歌城，还是那间房，还是一样的酒，一样的空间，只是唤不回时间。

许多明晃晃的针，落进我的心，每一针，都撕裂。

你说，为何每天都要流泪呢。

孙树北，关机关机，永远是关机。我打电话给他所有的朋友，他们都支支吾吾，匆忙挂断。我知道啊我知道，我知道孙树北爱上了别的女子，她明艳动人，风情万种，她使孙树北身心愉快，醉生梦死，孙树北在爱河里如鱼得水，容光焕发。

我不断地喝咖啡，不加糖不加奶，舌尖涩涩的苦，使我又哭又笑，我像掐了头的苍蝇，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忍耐，茫然地在室内奔走，然后靠在墙上，哗哗地，哭。

他又这样，他总这样。

他沉默地坐在那里，我抓起杯子砸向他，冲过去，拎着他的衣领，哭喊着，那个女人是谁，长发，短发，细腰，丰胸。没有回应。我抬腿踢他，真的，我踢他了，踢得很痛快，他很快就倒在地上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如同木头人，直挺挺地倒下去。

我的鞋跟踢断了，他还是没有动静，眼睛安静地看着天花板。

他在梦中都不在乎我，任凭我笑，哭，疯。

我没有那把开启他心门的钥匙，我的针落不进他的心，他不会为我痛。

我跪在地上，梦里，双手搭上他的脖子。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或者说根本没有什么结局，因为从来不存在开始，亦没有过程之说。他没有骗过我，是我心甘情愿陷在这个没有出路的迷局里。

孙树北说过，我们之间没有明天，说得那么彻底，以至于我任何愿望都成了虚妄。可我那么爱他，不能容忍他带走我的心，丢下我的身，他使我容颜枯槁，生不如死。

是，生不如死，如果没有爱情，不如归去。

我存心死，吃了一大把安眠药，可不过一天一夜就幽幽地回转，室内昏暗，隔壁的麻将声哗哗，还有某扇窗里传来的钢琴声，似乎是初学，我听了一会，知道自己尚在人间，挣扎着抬手去拿杯子想喝口水，啪的一声，杯子跌在地上，碎了，就像我的爱情我的生活，一样无从收拾，悲从中来。

我把头发扎起来，领子竖得很高，戴上墨镜，去孙树北公司楼下，他打车，我也打，对司机说，跟上前一辆，他去赴约，在一家餐厅，有个长发女子在那里等，我悄无声息地潜伏在某个角落，看他的手搭上她的手，或者，伸手拢她的头发，举止亲昵，关系暧昧。

他们就餐过后，牵手走出餐厅，我继续跟。他们在中南路逛街，人潮人海，我跟丢了他们，于是先自回他居住的那幢大楼，坐在花园的秋千上轻轻晃着，不知晃了多久，他们回来了，拎着大

包小包。我冷冷看着，夜黑了，星繁了，抬头仰望他的窗，灯光暗了，我的心啪一声裂开。

对他来说，我甚至连嫉妒都没有资格，他不给我这个资格。我只是他无数风流韵事中的平淡一出，我不能冲上去踢他的门，揪那女人一头长发，火辣辣的耳光刮过去。

我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看着，用刀一样的目光。

他终于开机了，仍然不接我电话，这比关机还要让我觉得受辱。漫长的电话铃一声声提醒着他的冷漠，我知道，他是故意的，故意使我无法承受这坚硬事实。

我一遍遍拨着，成了一个机械动作，在数次交锋后，无法承受的是他，他再度关机，当听筒里传来您拨的用户已关机的甜美回音时，我笑了起来。

我整天守着这个号码，只要他一开机，就欢天喜地扑过去。他终于被我这种歇斯底里的神经质逼出了反应，在电话里冲我吼，你难道不明白吗？

不明白。

那好，他怒气冲冲地说，听清楚，我有了喜欢的人，请不要再来骚扰我，OK？

OK，我脾气很好的样子。

故事的最后一幕，在那个 PUB。

我依然跟踪他们，晚上八点，喜喜 PUB，他们坐在情侣位上

卿卿我我，我要了杯冰水，躲在吧台的昏暗角落里，我的眼睛紧紧贴着他们。

她起身，向洗手间走去，我迟疑了一会，探出半个身子，悄悄地从吧台里取了样东西藏在外衣里面，跟了过去。我站在明亮的洗手间里，轻轻反锁了门。那个长发女子上完厕所，推开黑色挡板，走到水龙头前。

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她抬起头，从圆形镜子里看着我，眼神迷惑。

我重复了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她说，关你什么事？转身要走。

她经过我身边时，我一点没有犹豫，一点都没有，似乎我今天就是为她而来的，似乎这一个动作已经排练了许多次，似乎是一场预谋。

我已经不想自杀了，也不要像阿啼那样辛苦地舔着自己的伤口，舔完了，还得换个城市重新来过，我追寻另一种解决方式。温柔与暴烈，我选后者。

吧台那把长长的雪亮的水果刀直直刺入她的心脏，鲜血喷了出来，她的嘴被我的左手死死捂住，确切地说，她咬着我的手，我觉得痛，右手再度狠狠使力。

她软软地倒下去了。

我走出去的时候没有人发现，慢慢走着，然后站在一百米处等，十分钟后，有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开过来，车灯在黑夜里闪烁。

我轻声地说了句，救不活了。

连一个拥抱都不曾有

傅云妩与梁真相识三年了，云妩想，梁真是见证过她青春与美丽的人，她的二十六岁至二十八。

但，她与梁真，连一个拥抱都不曾有。

初识梁真，在 A 市，炎热的 A 市有许多烂尾楼。傅云妩飞去 A 市，接机的是赵海生，云妩坐在海生的黑色别克里，一点点地进入 A 市。

云妩在 A 市的三天过得很愉快，与赵海生恋爱正浓，彼此都有新鲜的喜悦与孜孜不倦的爱念。海生载云妩去白云山，深情相吻，恨不能一夜白头，就此天长地久。

此后，云妩回到自己的城市，与海生靠着网络与电话继续维系，虽说仍有细密缱绻，终究隔了千万里，皆觉辛苦。

芥蒂初生，不能透彻对视，亦不能感觉对方的真实，于是芥蒂变得分外清楚，渐渐地，生分了。

云妩不愿这生分竟成定局，第二次飞往 A 市。

在飞机上用餐时，她很快吃完了两块蛋笊酥，边上的年轻男子笑着将自己的蛋笊酥递给她。

他们有了些浅浅的谈话。

快要降落时，两人交换了名片。云妩轻轻地念着淡蓝名片

上的名字：梁真。

梁真脸上有温和得体的笑容，或是笑得太过温和，寻不到暧昧痕迹。相识三年，云妩都不曾从这笑容中得出异样的感觉。

即使偶有迷惑，也很快消散。

云妩此行，为着挽回。她与海生很认真地想要解决一些障碍，可很快发现，谁也不能再进一步，谁也不能做出牺牲。

在各自的城市都有很好的事业，怎能为一段网恋，就放弃过去的辛苦打拼呢，怎能为一个月的快乐，赌上将来的幸福？

决定将感情冷藏，约好三个月没人做出让步，就这样结束。云妩看着海生的眼睛，她那么清楚地知，海生不会，自己也不会，都不会让步。

他们是同类，所以，才会在茫茫的人海中，看到对方的光亮。

云妩想，她与海生恐怕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她觉得伤感，却没有哭意，感情的温度刚刚只够前来哀悼，而不是殉葬与奉献。

海生去赴一个无法推却的应酬，云妩留在酒店无所事事，翻出梁真的名片，犹豫了会，还是拨通了他的电话。

是夜，他们去流花公园吃肠粉，这是云妩第一次吃肠粉，一条条，晶莹剔透，他们一气吃掉了两盘肠粉。

流花公园人语喧哗，露天卡座围绕着湖边小径，有很好的风，而那树梢，明月当空。

她与梁真漫步在昏暗的公园，兜兜转转间，她有了一些短暂

迷失，所幸的是，出口很快呈现在面前，便与梁真道了晚安。

一题不解，如何另碰他谜。

她仔仔细细地想着与海生的结局，结局就在各自的思量中，她与海生是利益清楚，各站一岸的都市男女，足够理智克制，所以，结局便是从此赵郎是故人。

云妩与赵海生的恋情速生速死，唯一收获是认识了梁真。

云妩疑心，自己与梁真是有些缘分的——不久，接到梁真的电话，他说找到新工作，恰在云妩所在的城市。

云妩在机场等梁真时想，如果等的是海生，那么，他们的恋情仍能继续吧。

这样的机会却搁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一起给梁真接风的还有别人，酒过三巡，云妩和梁真确实实地变成了朋友，那种寻常可见无甚暧昧的朋友。

梁真对她，无一丝特别，眼神不流连，举止无偏袒，言辞间亦无特别的眷顾。她意兴阑珊地垂下头，断断续续地与不相干的人发短信。滴滴滴，一条又一条，打发着余下的时光。

席散后，梁真没有送她，她亦没有等梁真提及，先自拦了出租，与他挥手作别。

此后便是朋友了，在这个城市，第一次会面定下了两人关系的基调，想要推翻似乎是很困难的，那样困难，于是顺风顺水地